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14319.4:256/133

518

HAMLET

哈姆莱特

[英] 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姆莱特/(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2. 1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苏福忠主编)

ISBN 7-02-003557-4

I. 哈… II. ①莎…②朱… III. 英语-对照读物,
戏剧-汉、英 IV. 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962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张文芳

哈姆莱特

Hamulaite

(英)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8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557-4/I·2707

定价 10.00 元

前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还应该长一点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名著。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但凡事怕讲条件。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七、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多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多年来出版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丰厚积累,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有《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说有《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有《伊坦·弗洛美》、《黑暗的心》和《啊,拓荒者!》;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三个戏剧。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小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演出。小说可以朗

读,但是没法在舞台上演出。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对象。《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的公认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高低。萧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政治上创办费边社。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萧说,不,古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夫》让你们看看。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本,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长篇。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完整章节。我们选了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蒂·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三个中篇。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确概念。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这里所选的三个中篇分别在八、九、十万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篇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

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直接触动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后
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
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
的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
转向工业国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啊,拓荒者!》,美国
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名篇,把美国人务实而浪漫的民族性,
写得令人心潮澎湃。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的幽
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我
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百
万英镑》和《败坏哈德莱堡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
《最后的常春藤叶》、《警察与赞美诗》,等等。

名译。“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
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大部分名著出自名家之
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张友松,黄雨石,自然
算得上“名译”了。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解放以后
文学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解放前的文学翻译
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
发挥随意删改的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
相当厉害。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出版翻
译作品方面扮演着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角色。经过几代外
国文学编辑的编辑和修订,共同努力,因此留住了一批解放
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
《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漂流记》,等等。更重要
的是通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
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
更加接轨了。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

全可以体会到这种变化和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道与表达。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文底子,尤其汉文。《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应作者写作风格的译文。《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吴钧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啊,拓荒者!》、《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则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别。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汉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读本。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译文,那么先读戏剧里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的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本”才更尽其意。曾看过几本类似翻译教程的著作,我看都

是误人子弟。因为他们都竟敢告诉读者从句怎么译,复句怎么译,什么介词怎么译,什么主谓宾怎么译……天哪,真有敢说敢做的!但是,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如,“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都在每一读本的前面作了具体而珍贵的详述。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最后是一点点礼物:每本书的封底给读者准备了一段精彩的英语,你读读看,译译看,找找译文对照看,看你会发现什么?

苏 福 忠

2001年8月1日

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万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必先自拟为读者，察言观色阅译文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然才力所限，未能尽符理想；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谬误之处，自知不免。所望海内之学人，惠予纠正，幸甚幸甚！

这是一篇极其金贵的翻译谈。一代译家朱生豪于一九三二年病逝时，年仅三十二岁。除了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三十一种，他留下的文字是很少很少的。在很少很少的文字里，关于翻译的这算是惟一的了。他虽只就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谈来，但所言译理却是普遍性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是朱生豪译本的精神；五十多年来读者对朱译莎士比亚情有独钟，道理也正在这里。

但是，解放后，朱生豪的莎士比亚译作差一点与我们失

之交臂。当事人之一黄雨石先生有这样的文字可证：

“关于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问题，我也简单说几句。我到文学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已经印出一本洋洋大观的五年出书计划，差不多把英文作品所有有名气的都列在上面。莎士比亚当然是一个重点。当时编辑部已决定抛弃朱生豪的译本，另外组织人翻译莎士比亚。我把朱生豪的本子仔细看看，觉得译的很不错，现在要赶上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辑部抛弃朱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朱译是散文体；想搞成一个诗体的新版莎士比亚。那时候已经有一两个所谓‘自由诗体’的版本印行了。我对比着一看，所谓的诗体也不过是将散文拆成许多行写出来而已，根本说不上有什么诗的味道；而且文字本来就不高明，加上要凑成诗体，就更显得别扭。我觉得总的讲来，新译本远远赶不上朱生豪的旧译。朱生豪的中文很有修养，文字十分生动而且掌握了原剧中不同人物的不同口气。我为了说服编辑部的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在办公室里朗诵朱生豪的翻译和新译中的相同段落，我问他们到底哪个听起来舒服得多。最后终于让编辑部的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仍保留朱生豪的旧译，分别找人校订了一下，补入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

这里传达出的不仅仅是关于朱译莎士比亚作品的争论，而是解放后的翻译出版如何对待解放前的译文的问题。解放初，百废待兴的时局在翻译界一样存在。作为当时惟一一家文学专业出版社，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是一件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周扬关于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无产阶级是在完成中国资产阶级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任务。但是，文化是有传统的。即使抛弃所有旧译不用，参加新译的人也是受旧教育过来的人。没有新的译文标准，一切都无从谈起。解放前的翻译比较乱，但许多

翻译作品质量很高。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起用了一大批旧译,取舍标准比较客观、精当,可以说是对中国翻译界的最大贡献。

这种取与舍,实质上涉及译文如何译的问题。朱译得以流传,主要还是译文质量高;而译文质量的高低,与译者的投入多寡密不可分。翻译是科学,是严肃的事,神圣的事;我们不妨再读朱生豪的两段文字: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

“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文 心

2001年7月

HAMLET

哈姆莱特

DRAMATIS PERSONÆ

CLAUDIUS, King of Denmark.

HAMLET, son to the late, and nephew to the present King.

POLONIUS, Lord Chamberlain.

HORATIO, friend to Hamlet.

LAERTES, son to Polonius.

VOLTIMAND,

CORNELIUS,

ROSENCRANTZ,

GUILDENSTERN,

OSRIC,

A Gentleman,

MARCELLUS,

BERNARDO,

} courtiers.

} officers.

FRANCISCO, a soldier.

REYNALDO, servant to Polonius.

A Priest.

Players.

Two Clowns, grave-diggers.

FORTINBRAS, Prince of Norway.

A Captain.

English Ambassadors.

GERTRUDE, Queen of Denmark, and mother to Hamlet.

OPHELIA, daughter to Polonius.

Ghost of Hamlet's Father.

Lords, Ladies, Officers, Soldiers, Sailors, Messengers, and other Attendants

SCENE: ELSINORE

剧中人物

克劳狄斯 丹麦国王

哈姆莱特 前王之子,今王之侄

福丁布拉斯 挪威王子

霍拉旭 哈姆莱特之友

波洛涅斯 御前大臣

雷欧提斯 波洛涅斯之子

伏提曼德	}	朝臣
考尼律斯		
罗森格兰兹		
吉尔登斯吞		
奥斯里克		

侍臣

教士

马西勒斯	}	军官
勃那多		

弗兰西斯科 兵士

雷奈尔多 波洛涅斯之仆

队长

英国使臣

众伶人

二小丑 掘坟墓者

乔特鲁德 丹麦王后,哈姆莱特之母

奥菲利娅 波洛涅斯之女

贵族、贵妇、军官、兵士、教士、水手、使者及侍从等
哈姆莱特父亲的鬼魂

地点 艾尔西诺

ACT I

SCENE I. [*Elsinore. A platform before the castle*]

FRANCISCO[*at his post. Enter to him*] BERNARDO

Bernardo WHO's there?

Fran. Nay, answer me. Stand, and unfold yourself.

Ber. Long live the king!

Fran. Bernardo?

Ber. He.

Fran. You come most carefully upon your hour.

Ber. 'Tis now struck twelve. Get thee to bed, Francisco.

Fran. For this relief much thanks. 'Tis bitter cold, And I
am sick at heart.

Ber. Have you had quiet guard?

Fran. Not a mouse stirring.

Ber. Well, good-night.

If you do meet Horatio and Marcellus,
The rivals of my watch, bid them make haste.

Enter HORATIO and MARCELLUS

Fran. I think I hear them. Stand, ho! Who's there?

Hor. Friends to this ground.

Mar. And liegemen to the Dane.

Fran. Give you good-night.

Mar. O, farewell, honest soldier.
Who hath reliev'd you?

Fran. Bernardo has my place.
Give you good-night.

Exit.

Mar. Holla! Bernardo!

Ber. Say,
What, is Horatio there?

Hor. A piece of him.

Ber. Welcome, Horatio; welcome, good Marcellus.

Hor. What, has this thing appear'd again to-night?

第 一 幕

第一场 艾尔西诺。城堡前的露台

弗兰西斯科立台上守望。勃那多自对面上。

勃那多 那边是谁？

弗兰西斯科 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勃那多 国王万岁！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吗？

勃那多 正是。

弗兰西斯科 你来得很准时。

勃那多 现在已经打过十二点钟；你去睡吧，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 谢谢你来替我；天冷得厉害，我心里也老大不舒服。

勃那多 你守在这儿，一切都很安静吗？

弗兰西斯科 一只小老鼠也不见走动。

勃那多 好，晚安！要是你碰见霍拉旭和马西勒斯，我的守夜的伙伴们，就叫他们赶紧来。

弗兰西斯科 我想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喂，站住！你是谁？

霍拉旭及马西勒斯上。

霍拉旭 都是自己人。

马西勒斯 丹麦王的臣民。

弗兰西斯科 祝你们晚安！

马西勒斯 啊！再会，正直的军人！谁替了你？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接我的班。祝你们晚安！（下。）

马西勒斯 喂！勃那多！

勃那多 喂，——啊！霍拉旭也来了吗？

霍拉旭 有这么一个他。

勃那多 欢迎，霍拉旭！欢迎，好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什么！这东西今晚又出现过了吗？

Ber. I have seen nothing.

Mar. Horatio says'tis but our fantasy,
And will not let belief take hold of him
Touching this dreaded sight, twice seen of us;
Therefore I have entreated him along
With us to watch the minutes of this night,
That if again this apparition come,
He may approve our eyes and speak to it.

Hor. Tush, tush, 'twill not appear.

Ber. Sit down a while,
And let us once again assail your ears,
That are so fortified against our story,
What we two nigths have seen.

Hor. Well, sit we down,
And let us hear Bernardo speak of this.

Ber. Last night of all,
When yond same star that's westward from the pole
Had made his course to illume that part of heaven
Where now it burns, Marcellus and myself,
The bell then beating one, —

Enter Ghost

Mar. Peace, break thee off! Look, where it comes again!

Ber. In the same figure, like the king that's dead.

Mar. Thou art a scholar; speak to it, Horatio.

Ber. Looks it not like the King? Mark it, Horatio.

Hor. Most like; it harrows me with fear and wonder.

Ber. It would be spoke to.

Mar. Question it, Horatio.

Hor. What art thou that usurp'st this time of night,
Together with that fair and warlike form
In which the majesty of buried Denmark
Did sometimes march? By heaven I charge thee, speak!

Mar. It is offended.

Ber. See, it stalks away!

勃那多 我还没有瞧见什么。

马西勒斯 霍拉旭说那不过是我们的幻想。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两次看见过这一个可怕的怪象,他总是不肯相信;所以我请他今晚也来陪我们守一夜,要是这鬼魂再出来,就可以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还可以叫他和它说几句话。

霍拉旭 嘿,嘿,它不会出现的。

勃那多 先请坐下;虽然你一定不肯相信我们的故事,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两夜来所看见的情形再向你絮叨一遍。

霍拉旭 好,我们坐下来,听听勃那多怎么说。

勃那多 昨天晚上,北极星西面的那颗星已经移到了它现在吐射光辉的地方,时钟刚敲了一点,马西勒斯跟我两个人——

马西勒斯 住声!不要说下去;瞧,它又来了!

鬼魂上。

勃那多 正像已故的国王的模样。

马西勒斯 你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

勃那多 它的样子不像已故的国王吗?看,霍拉旭。

霍拉旭 像得很;它使我心里充满了恐怖和惊奇。

勃那多 它希望我们对它说话。

马西勒斯 你去问它,霍拉旭。

霍拉旭 你是什么鬼怪,胆敢僭窃丹麦先王出征时的神武雄姿,在这样深夜的时分出现?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

马西勒斯 它生气了。

勃那多 瞧,它昂然不顾地走开了!